

我们距离巴黎有多远？
它就在你脚下/就像我永远在你身边！
只是巴黎永远不是爱的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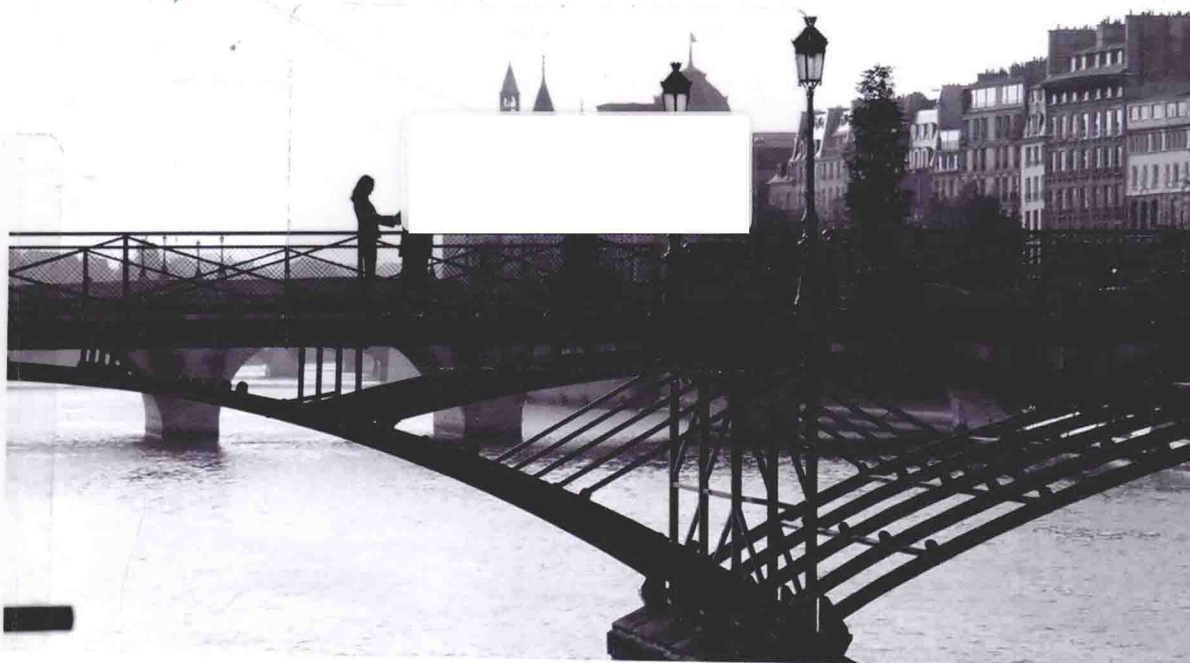
一段令
整个法国
哭泣的异国恋情

一曲让
整个巴黎
黯然失色的
爱情悲歌

假如巴黎 相信爱情

欧阳海燕/著

*Si Paris
Croyait en l'amou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假如巴黎相信爱情 / 欧阳海燕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106-03959-2

I. ①假… II. ①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8046号

责任编辑: 贾 伟

封面设计: 三鼎甲

版式设计: 三鼎甲

责任校对: 周 骁

责任印制: 庞敬峰

假如巴黎相信爱情

欧阳海燕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100029

电话: 64296664(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v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00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数/24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3959-2/I·0941

定 价 32.00元

序

楚 尘

2014年的春天又见巴黎，尽管时空的变动总让我觉着世事无常，就算生起泛泛感慨，但也还是老调子，懒得重弹。

巴黎的天空还是一如既往的晴艳，听着法国著名影星伊夫·蒙当（Yves Montand）的《在巴黎的晴空下》（Sous le Ciel de Paris），在左岸一间不起眼的咖啡馆里约见老友与新友。老友是二十多年前的南京“作女”、旅居巴黎十六载的作家、媒体人兼策展人何宇红；通过她结识新友——女作家欧阳海燕。

欧阳原是国内某杂志资深编辑，从武汉移居法国十余载后已出版过三本关于法国的中国移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及诸多短篇小说和杂文。听欧阳聊起她的新书《假如巴黎相信爱情》，突然隐约地有一种感觉，这是否可算是这次巴黎之行的一个意外收获？因为一个职业出版人的本能，就是不断地寻求好的书！更何况此时此刻我们同在巴黎。

这就是巴黎的奇特。在这里，你总会不经意地遇到这样或那样特别的人；他们怪腔怪调或弹或唱，或装扮成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造型，比如法老铜人，站在街头一角，一动不动地深沉凝视远方……

尽管他们可能只是一位乞者，但在这里，这些人也似乎已与巴黎那清澈碧蓝的晴空，香榭丽舍的梧桐树，风中飘飞的金黄树叶，露天咖啡馆闲散的眼神以及巴黎女人褐色的长发一样而成为了巴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一种强烈的浪漫感觉震撼着你毫无准备的心灵。

如此这般的旋律由于巴黎而踩出了韵味。正因此如此，在巴黎邂逅一场爱情真是一件最正常不过的事。我体会着欧阳笔下那些人物起伏跌宕的情绪，忧伤着她或他的各等无法言语的忧伤。

有位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家曾说过一句堪称经典的话：“艺术的价值在于创作，

艺术的生命却在于真实。”

而真实，正是欧阳这本小说的最大特点。

《假如巴黎相信爱情》以一个聪明、美貌、纯真、善良的中国女留学生叶子到巴黎寻找母亲为主线，以她和一位流亡在法国的俄罗斯教授安德烈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为辅线，用轻灵精美、翔实细腻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巴黎上流社会及底层社会各类人等的真实生活。

巴黎，听起来多么让人浮想联翩的一个词语。其中既包括她闻名于世的文明与历史，也包括文学戏剧电影里描述的各种不可思议的奇遇，以及传说中的美妙而享乐安逸的花花世界。而谁又曾想，在那些高档华丽五彩斑斓的橱窗背后，遮掩着的却是法国底层社会非法移民、偷渡者，流浪汉、乞丐各类人等无法述说的泪水和伤痛……沿延叶子的寻母脚步和她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透过她无邪的眼睛，欧阳将几代法国移民的爱恨情仇，以及“浪漫之都”里鲜为人知的故事赤裸裸地展示在您的面前。

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留学生、大量移民和偷渡者们，既包括早期的阿拉伯和黑人移民，也包括后来的越南人，俄罗斯人，车臣人以及中国人；在号称没有种族歧视，人人平等的法国，他们一样逃脱不了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命运。在试图保住和捍卫自己的独立人格、喜怒哀乐、自尊，甚至爱情时，他们像世界上所有的移民一样不屈不挠，尝尽人间辛酸苦辣和坎坷崎岖。

小说中所描绘的两起坠楼事件，以及小说中所描写的其他几个案件，都是近年来发生在法国的真实事件；在法国曾引起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及舆论关注。但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将它们栩栩如生地展示给读者，尤其是展示给国内的读者，欧阳可算是开此先河之第一人。

小说除了是一个有关尊严和人格的故事，同时也是异族文化的混合、东西方理念的对立、碰撞，国家暴力及政府极端主义等等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的大汇总。

忧伤和兴奋始终撕扯着欧阳的文字。她以满满的幽哀而又不失明丽的笔调渲染着一个中国姑娘和一个逃亡者的爱情，最终致使盛装的巴黎也黯然失色。

与欧阳分手之后，我带着她（或叶子）传递的忧伤沿着塞纳河堤慢慢地毫无目的地往前走。突然，“蓬嚓嚓嚓，蓬嚓嚓蓬嚓”，一阵刚劲挺拔、潇洒豪放激昂的鼓点冲入耳帘，顿时撞击心肌，我不由自主地向它走去。

在街头拐角处，一个老式的录音机，一对黑衣男女舞者，正在跳着高难度的

探戈。周围的人们早就被他们精湛的舞技所折服，不时地爆发出叫好声，不停地向地上的一个黑帽子里扔零钱。

我站在人群里，目光紧紧地跟随着两个舞者。巴黎街头流浪艺人很多，跳探戈实属罕见。他们时动时静的舞步，左顾右盼的眼神，使他们看起来有些高深莫测。他们的黑发在飘舞，棕色的脸上没有半点嬉戏，很明显他们不是巴黎人，或许也不是法国人，我想他们可能和我一样是异乡人。

但此时他们的心情显然与伤感无关，他们已与探戈融为一体。那些标准优雅的“蟹行猫步”，互相缠绕的性感的肢体娴熟地旋转出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他们享受着向观众们展示他们肢体健美的骄傲与幸福。

我的心也跟随着震颤，他们痛苦吗？快乐吗？爱吗？恨吗？也许对这两位表情严肃的舞者来说，探戈并不仅仅是舞蹈节奏，它还包含了对整个生命旅程的思考——随着岁月的消磨，昔日的故乡不再，昔日的生活不再，昔日的亲人也不再。他们，又将走向哪里？

我离开了他们，继续向前走。哼起已逝去的梅艳芳的《似火探戈》，“黑衣黑如黑寡妇，孤单美丽黑寡妇，高贵地提步，独跳 tango……”

我想，音乐兴许会停止，但他们的舞蹈或许永远也不会停止。

此时此刻，我似乎突然地领会了欧阳的那种情绪，那种忧愁。

是的，巴黎不是天堂！它与世界上所有城市一样，离天堂很远，但巴黎，永远就是巴黎！

假如巴黎相信爱情，那么它就会像这滑过巴黎的流浪探戈，会如天空中飞扬的轻尘，如醇酒般在晴空下弥久而香……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美丽城.....	001
第二章	凝望你.....	020
第三章	红风衣.....	053
第四章	誕生日.....	075
第五章	穿越痛.....	093
第六章	相信爱.....	120
第七章	女间谍.....	144
第八章	法国梦.....	174
第九章	植物人.....	198
第十章	叶坠落.....	221

第一章 美丽城

1 Belleville

“我是来自中国的叶子。是的，feuille，叶子，是我的名字；printemps，春天，是我妈妈的名字！我很幸运，是一片在春天里发芽生长的树叶……在这个世界上，妈妈永远是女儿的春天……”

叶子的演讲话音刚落，教室里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太棒了！”

“完美极了！”

就连不苟言笑的语言老师 Madame Dora “马大母多哈”都咧着嘴夸赞起来，叶子面带微笑，弯腰鞠躬，不料力度太大，一头撞到讲台上……刹那间，雷动掌声变成了地铁哐当哐当行进的声音。

她摸着脑袋抬起头，定了定神，下一站该是 Belleville 吧！

Belleville 对于叶子来说，是个陌生之地。但是她却像已经来过千百次一样，熟悉它。早听母亲说过，那里是巴黎一个华人聚居地，中国人叫它美丽城。

想起母亲，叶子心里暖呼呼。虽说母亲是个机械师，但在母亲的精神活动里，文学一直占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法国文学。家里那一面壁的书柜里，一大半是大小仲马、卢梭、左拉，是梅里美、罗曼·罗兰、巴尔扎克，其次才是那些机械专业书。大文豪笔下美丽悲怆的巴黎，浪漫放纵的乡村，诡谲而华贵的宫廷，温暖而贫困的阁楼，冉阿让躲避追踪的地下迷宫，还有塞纳河畔石块铺就的小街和蒙巴那斯的洗衣船……整个青春时期，这些幻梦一直缠绕着她。

说起法国，说起巴黎，中国人脑子里便是浪漫，便是时尚，便是奢华和美丽。那是一种定格了的、顽固的印象。母亲也有她的法国印象，那是大文豪们笔下一幅幅古典浪漫的画卷。其实世界瞬息万变，大文豪笔下的法国早已灰飞烟

灭，但它们还是在她心里扎了根。母亲选择来法国，定是与她心中固有的法国印象不无关系。

钻出地面，风呼呼地刮来细雨。叶子从背后竖起外套上的帽子戴在头上。心想，母亲的话一点不错，巴黎十一月的天说风就是雨。她四处瞧了瞧，长长地叹了口气——这就是 Belleville 美丽城啊！更惊异的是，美丽城竟连一点法国影子都没有。

按惯例，星期天巴黎各大商场超市都关门休息，大街上往往比平时冷清。而美丽城却是行人如鲫，车水马龙，一派喧嚣繁华、拥挤嘈杂的景象。大道两旁鳞次栉比、挂着中文招牌的店铺餐馆，都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照常营业，热火朝天地迎来送往，堪比国内的集贸市场。

一股浓郁的玉米香气扑面而来，叶子深深地吸了一口。这好闻的香味是从地铁口旁一个烤玉米摊飘来的。一个脸色黝黑的印度男人，刚才还双手举着玉米，冲着来往的行人不停地吆喝着“Pas cher pas cher, un euro!（不贵不贵，一欧元）”。这时却手忙脚乱地抢救雨中的玉米，显然这突来雨打乱了他的阵脚，也搅黄了他的生意。他不时看看天，耸着肩不满地嘟哝着。

看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即便是一场不大的雨，人类也总是手足无措，如此无奈。

叶子匆匆地走着，突然一只酒瓶滚过来，一脚踩上去，差点摔倒。急忙收住脚，却见路旁栏杆下倚躺着一个流浪汉，正把一个个空酒瓶滚向人行道。

他裹着一身看不出什么颜色，脏兮兮的厚衣服，脸却是出奇的红，稀疏的白发被雨水打湿，乱糟糟地贴在头皮上。空酒瓶四散向路中央滚去，不时引起路人的惊呼。可他完全无视于周遭的一切，红脸似笑非笑，一只手抱着酒瓶，另一只手忙不迭地滚着空酒瓶。雨无声地打在他的身上，他好像没有感觉似的，仍旧专注着自己的游戏。直到身旁的空酒瓶滚完了，他才慢腾腾举起那只老得不能再老的手，擦了一把脸，然后一仰脖子，抱酒瓶猛灌……

叶子有些恍惚，感觉自己落入了一个什么都不真实存在的世界。

这是美丽城，巴黎的美丽城，母亲住过的地方！？

美丽城大道是一条依着地势而建的大道，越往上走越吃力。叶子怕自己走错路，一路仔细搜寻。第三个路口，左边是一条高低不平的青石路。一幢面目有些狰狞的旧楼，墙上有五颜六色张牙舞爪的图案。那也许就是老外有名

的涂鸦艺术，叶子看不懂。旧楼墙壁上有个白色指示牌，指示牌上写着：“Rue marguerite”，这就是她要找的玛格日特路。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青石板被雨水冲刷后，干净冷幽。

玛格日特路远离了美丽城大道，也远离了美丽城大道的热闹。长长的一条路，只有零星两三家店面，显得破败不堪。一家无人光顾的中餐外卖店旁就是她要找的21号。黄色木门半掩着，叶子迟疑了一下，推门进去。一推开门，一个尖尖的女人的声音便冲进耳里。

“……华姐你命真好，这么快就可以离开这鬼地方！”

“羡慕吧！羡慕你就加把劲，赶紧找个法国男人嫁了呀……”另一个女人咯咯地笑着。

“我是想找呀，可两眼一黑，啥法国男人也不认识。”

“那就在大街上，闭着眼睛撞，撞上谁就是谁！”

也许是在异国他乡，耳朵对中国话更敏感。楼上女人们的调笑声一字不漏地冲进叶子耳朵里。既然这里住着中国人，那就说明她没有找错地方。她有一种莫名的狂喜。

“喂，华姐，你那法国老公怎么还不来啊？你看看你，东西堆得到处都是，我的脚都没地方站了……”

楼道里黑乎乎的，那些声音近在耳畔，叶子却寻不到人。她在昏暗的走道里摸索了半天，才找到上楼的门。但门推不开。正着急，猛然发现右手边墙脚有个小按钮，她伸手迟疑地按了一下，只听轻轻地一声“嚓”，门就开了，楼梯蓦然出现。

母亲住在二楼二套房。

法国人计算楼层的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把一楼称为零层。二楼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三楼了。叶子脱掉帽子，像探密似的，心跳如撞鹿，上了楼，那些说话声也更加清晰。

“……华姐，嫁了法国人，那你就有身份了？”

“没有，听说现在法国政策又变了，要三年以后才能换到十年居留，现在我只能拿到临时身份。”

“管它临时还是正式，反正你终于脱离苦海，再也不用像我们一样担惊受怕啦！”一个尖嗓子女人高声说：“唉，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命苦，怎么就没个法国男

人看上我呢？”

“你呀，就是没长一张像华姐那样的脸，咯咯咯……”这个女人笑起来像鸡打鸣。

“看来我得去整整容，整得跟咱华姐一模一样，连皱纹都一样……”尖嗓子又叫起来。

“好了，你们俩就别取笑老姐了。”那个叫华姐的女人，声音有些低沉，却很好听。

“取笑？”尖嗓子嗓音更尖了，“华姐，我们姐俩羡慕都来不及，哪敢取笑您老人家呀。不过华姐，你进天堂了，也得想着点我们这些还在地狱的姐妹们，等你嫁过去，你可得把你法国老公的哥哥弟弟，表哥表弟啥的，介绍介绍给我们呀，好歹看在我们一起搭过铺的情分上！”

“没有哥哥弟弟，老爸老爹也行啊！”

“哈哈……”

叶子就在一屋子人都在哈哈大笑时，出现在二号门口的。门是开着的，一间仅有十平方米的房间，里面紧紧排放着三张高低双层床，所有的空间都堆满了衣物用品。也许是因为有人要搬家，房间里显得更加拥挤零乱，令人窒息。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母亲会住在这种地方？！在母亲的信中，她住的地方客厅外是个大花园。这里哪有什么花园，哪有什么随风而入的花香？有的是一种人物饭菜混合的湿漉漉的怪味。

“喂，你找谁？”

睡在门边上铺的女人欠起身问。听到她的声音，收拾东西的两人女人也一起回头望着叶子。

“对不起，对不起，我找刘春！”叶子蓦地慌了神。

“刘春？你找错了，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回答叶子的是那个尖嗓子。

得到这种回答，叶子莫名其妙地松了口气。说实话，她的确不愿意看到母亲住在这样的屋子里。但是，她清楚记得，在母亲写给她的信中，留下这个地址的就五六封，这说明她确实曾住在这里。而且至少住了五六个月。

“麻烦你们再想想，她以前就住在这里。你们看，这是她写的信，地址就是在这儿。”

尖嗓子拿过信封看了看，笑道：“地址没错，可你看这邮戳上的时间，都过

去快两年了。太久了，我们这地方，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谁还会在这种地方长住呀，肯定是搬走了。”

“是呀，说不定也像咱们华姐，找个法国男人嫁了享福去了！咯咯咯，我们这儿有姿色的女人很吃香哟……”上铺的女人鸡打鸣似的笑起来。

“你积点口德吧……”收拾行李的女人扔下手中衣服，拍了一下上铺的女人，回头对叶子说：“一定是搬走了，你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叶子从声音判断出她就是华姐，她比另外两个女人要老，态度也和善许多。叶子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拉住她：“大姐，求求你再想想，或许这里还有别人认识她？”

“她是你什么人，你这么着急找她？”她问。

“她，是我妈妈……”眼泪在叶子眼眶里打转，她尽量忍着不让她掉下来。“……我我已经快两年没她的消息……”她的声音小了，但屋里的人全听清了。一时间没有人说话。

华姐迟疑了一下，对叶子说我帮你问问。她掏出手机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最后摇了摇头：“住这儿其他人也都说不认识。”

不认识，就等于没有线索，我该怎么办呢？叶子心一急，眼前一黑，身子晃了几下——

“喂，你怎么啦？”华姐一把扶住她，“别急，你可以到别的中国人多的地方去问问。”

话虽这么说，但连华姐自己都知道她说的这句话毫无意义。住在这种地方的人，都是些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谁也不知道谁的底细。当然各自为了生计，也顾不上去了解别人的底细。其实也没有那个必要，住在这里的人经历目的都大同小异。即便有幸在一起住上一年半载的，但分开时也不过只知道彼此张三李四的代号。她们匆匆地来，匆匆地去，残存在这里的点滴痕迹即刻也会被后继者的代替。甚至连这间小屋也不知道这里来来往往有过多少过客。

不知过了多久，楼下传来一阵尖锐的汽车喇叭声。上铺女人抬头向窗外看了看，说：“华姐，你法国男人来了。”

华姐一听，冲到窗边，挥着手叫道：“Mon cheri, je suis là（亲爱的，我在这里）——”

尖嗓子拍拍上铺女人，女人会意，恶作剧地叫起来：“Mon cheri, je suis

lǎ。”话音刚落，两人便爆笑起来。

面对两人的调笑，华姐并没有恼，她笑道：“两烂嘴的，还不帮你老姐搬东西。”

上铺女人跳下，在地上一堆东西里翻了翻，嚷道：“华姐，你这些破烂还要干什么呢？这跟你马上要去住的别墅不相配呀，我看还是扔了吧。”

“不能扔，不能扔，我们华姐虽没那法国人有钱，好歹也要带点嫁妆过去！是吧？华姐！”尖嗓子抢着去提箱子，“我送你，华姐。”

两人抬着箱子往外走。

“哎，等等我！”上铺女人趿着鞋，抓起个塑料袋追了出去。

在面对喜事和伤心事的时候，人们往往更喜欢选择喜事。在巴黎，哪个中国人没有伤心事。更何况这些没有身份的女人呢。骨肉分离，甚至生死离别，时时都发生在她们周围。也许她们看得太多，也受够了，她们的同情心已经麻木——如果她们不在困苦的生活中发现点喜事，看到点希望，那她们也许真的活不下去了——

叶子的脑子乱极了，她知道自己不能就如此脆弱，她要站起来，去继续寻找母亲。她晃晃悠悠地站起来，走到门边。

妈妈搬走了，她搬到哪里去了呢？一定是那个客厅对着花园的房子。母亲最爱的就是花。想到这里，她有些释然。就在这时，她听见上铺女人和尖嗓子上楼的声音。再问问她们，也许还能打听到点什么。这样一想，她便站住了。

“我还以为华姐找了个法国老头呢，没想到那男人还挺年轻还挺帅的。”

“呵呵，你可别小瞧了华姐，我真羡慕她，她可真给我们中国女人长脸。听说那法国帅哥迷她迷得晕头转向，华姐说东他不会向西。”

“真不可思议，那男的脑袋叫驴踢了吧！你说华姐有啥好呀，一个四十岁的女人，离过婚还有个十几岁的拖油瓶，长得嘛又不好看，一脸老相，又没身份。那帅哥怎么就看上她了呢？！”

“呵呵，这就是爱情，伟大的爱情。”

“见鬼去吧，你还真相信爱情呀，幼稚不幼稚！”

“不管怎么说，华姐是脱离苦海喽！有纸张能正儿八经打工赚钱啦。可我们还得熬呀！”

“是呀，没身份打黑工真他妈不是人受的罪，不仅受老板克扣，还担心警

察抓!唉,我哪天也能走狗屎运,撞上个法国男人愿意娶我,哪怕是个老头也行啊!”

“得得得,就你那几句四不像的法语,也想跟法国人交流,别做梦了!”

“那我就不能找个会中文的法国男人呀。”

“哈哈,做梦吧你!”

“咯咯,反正做梦也不要钱!再说了,现在流行肢体语言,动手不动口。咯咯,告诉你一个秘密,现在美丽城好多女人就这样,抓到个法国男人啥也不说,直接脱衣服上床 faire l' amour (做爱)!”

“瞧你,这话也说得出口,不害臊。”

“害臊?!都什么年代了还害臊。你知道不知道,法国人还把做爱当歌唱呢!你呀,整一个老土。告诉你这年头,只要目标明确,拉得下脸面,敢干敢做,啥事都能成。不信,你去试试,说不定你立马也跟华姐一样找到伟大的爱情……”

“你这个烂嘴的,去死吧——”

尖嗓子追打着上铺女人,上了楼,看见到站在门口的叶子,都怔住了。

2 妈妈的檀香盒

2004年1月23日,叶子永远忘不了。

进大学后,叶子很快脱颖而出,在系主任的支持下,她创立了生物系课外实验室,并担任组长。接着便主持了一项关于蛋白质改造实验。没想到,这项实验获得了全国大学生科技“挑战杯”的金奖,她自己 also 获得了“生物科技明日之星”的光荣称号。那天,叶子在雷鸣的掌声中接过校长亲自颁给她的奖杯,还收到了母亲从巴黎寄回的信和一张六千欧元汇款单。

可以想象,叶子那天的高兴劲儿。然而,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乐极会生悲。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她就再也没有母亲的消息。

叶子从行李箱里捧出一只小木盒,放在书桌上。这是一只用檀木做的小木盒,只有一本书大小,精致玲珑,漆着乌红的漆,光彩熠熠,盒盖上有粉色桃花,凹凸有致,栩栩如生,暗香浮动。叶子非常喜欢。但这也是母亲的宝贝。同样的木盒家里有两只,曾一直放在母亲的梳妆台上,装母亲的脂粉口红和针头线脑。小时候母亲从不许她去碰它们,但叶子总会想办法,趁母亲不在家,爬上梳

妆台，扑在它们面前，大口大口嗅木盒好闻的香气。再不就是打开小木盒，用母亲的脂粉口红把自己画个大花脸……然而，在她十二岁那年，父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她就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两只木盒。后来她才知道，盒子是父亲亲手做给母亲的定情信物。母亲来巴黎的前夜，两只木盒才重新出现。母亲把一只交给叶子，一只放进了行李箱。

现在小木盒里装着母亲来法国后给她写的信，一共三十六封。母亲寄回的汇款单，叶子也舍不得丢掉，取款前她都把它们复印，一共九张，上面有些或多或少的数字。还有一些她从家里几本相簿里精挑细选的照片，是她和父母亲幸福生活的见证，一并存在盒中。

叶子的手掌一直在盒盖上那几朵桃花上摩挲，好半天才鼓起勇气，打开盒子，拿出母亲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

我亲爱的女儿：

妈妈想你！妈妈没有一天不在想你。叶儿，我的女儿，还记得与妈妈的约定吗？好好学法语，今年你已上大二了，再过两年，你就大学毕业。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在国内念完大学再办法国留学，签证一般都很顺利。妈妈一想到，两年后你顺利来法国留学，和妈妈在法国相聚，再也不分开。妈妈做梦都会笑醒。

叶儿，我的身体很好，不要惦念。而且妈妈现在工作很稳定，收入也增加了不少，等你来巴黎时，妈妈还会存下一笔钱，到那时我的叶儿就可以上法国最好的私立大学，继续深造。女儿，妈妈不担心你的学业，可妈妈就怕你替妈妈省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你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处处为妈妈着想，正因为这样妈妈才担心。叶儿，听妈的话，钱该花花，千万别省，你一定要吃好穿暖照顾好自己。只有这样妈妈才放心。

叶儿，妈妈以前的房子里没有电脑网络，妈妈也没空上网。现在妈妈搬进了一所大房子，电脑也买了，网络也会用。妈妈申请了个MSN地址——MMXYZ@MSN.COM。等家里的网通了，妈妈就可以跟你视频，就可以看到你，哦，妈妈都快等不及了。马上过年了，但愿我亲爱的女儿能及时收到我的信。叶儿，除夕夜妈妈一定会在MSN上等着你，和你一起过大年。到那时，女儿你也可以看到你一直惦念的妈妈在法国的家。妈妈在法国的家很美，客厅外是个大花园，起风的时候会送来阵阵花香；妈妈的床放在窗户边上，晚上想你醒来，一眼可以望见皎洁的月亮……看到这一切，女儿你就不会再为妈妈操无谓的心了。妈妈会在这里一直

等你的到来！等着我们未来的好日子！

另外，等我们见面的时候，妈妈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预祝我的女儿新年快乐！

妈妈于巴黎

2004年1月9日

放假回到家，她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把屋子彻彻底底打扫了一遍，锅碗瓢盆、桌椅板凳，家具门窗，甚至沙发的后背，边边角角都细细地擦了一遍。窗明几净，是母亲的习惯。又去街上买了彩灯年画春联，把家打扮得喜气洋洋。热热闹闹，是母亲的喜爱。然后上网等待，等待与母亲的会面，等待把那个金灿灿的大奖杯在母亲面前秀一秀。

她哪里也没去，为了与法国时间同步，她几乎昼夜颠倒守在电脑前。大年三十除夕夜，是母亲和她约好的见面时间。那天，她更是寸步不离电脑，电脑音量也是调到最高。只要母亲一上线，那超级响亮的铃声就会提醒她。然而，她并没有等到母亲。MSN上母亲那端的小人一直是灰色的。

母亲从来是说话算话，这一次为什么食言？她有种种猜测。最后安慰自己并坚信：母亲太忙，没有时间上网！上网一般是闲人无聊人才干的事。再说春节只是中国人的节日，法国人不过，也不是节假日，不是节假日自然不放假，不放假，受雇于人母亲自然要去做工，怎么会有闲工夫上网！而且法国与中国时差七小时，基本白天黑夜颠倒，哪那么容易碰上面！

她不怨母亲。母亲不是个爱财之人，却为了她，为了她的未来，不惜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到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淘金，其中的艰辛母亲不说她也能想象得到。

叶子自是想得很明白。但收拾行装返校的那天，她仍旧哭了。哭过后，她发誓，一定要遵照和母亲的约定，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顺利去法国留学，与母亲团聚。

现在她来了法国，来到巴黎，却并没有遵守与母亲的约定。

回到学校后，叶子满以为不久就会收到母亲的信，往常母亲差不多半月给她写封信。但半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直到大二学期结束，她却再也没有收到母亲的信以及任何消息。叶子的心一天天地悬起。她按母亲信上的地址给母亲去信，都石沉大海。她往母亲给她的那个邮箱发依妹儿发到邮箱都爆了，仍没有

母亲一点回音。她着急了，天天关注法国新闻，只要法国一有天灾人祸，哪怕是远离巴黎的外省，她就头痛，就揪心，生怕那些祸事被母亲撞上。她决定立即去办留学手续，立即去法国，去巴黎见母亲。

于是，她开始找中介办留学。但由于没有父母的担保签字，她的留学手续办得并不顺利。好在那时许多行业都有潜规则，她终于在大学最后一年拿到赴法留学签证。她没能遵守与母亲的约定，也不顾老师的劝阻挽留，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大学毕业证书，毅然来到了法国。她想，当她和母亲在法国重逢的那一刻，母亲会原谅她！

叶子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信封，信封被她捂得发皱，她小心翼翼把它抚平，慢慢把母亲的信装进去。

从收到母亲的这封信到她来到巴黎，一年又十个月过去了。

3 室友素素

“叶子姐——”

房门被撞开，王素素应声而入。“怎么回事，一下课又不见你的踪影啦！”还未等叶子回过神来，她已冲到叶子身边，举着数码照相机让叶子看，“我们去了凯旋门，拍了好多照片，你不去真得后悔死。”

素素是中国留学生里出了名的千面女郎。一到法国，她的头走马灯似的变着颜色。先是黄的，亚麻，后是棕红，有一天晚上她顶着一头绿发，嘴巴抹得像喝了血似的回来，着实吓了叶子一大跳。今天她梳着两根黑麻花辫子，白毛衣配紫红格子百褶裙，清清纯纯，一副淑女形象。叶子倒有点认不出了。

“哟，素素……”

“错——”素素伸手止住叶子，“错错错，叫我 Mélissa，现在我是 Mélissa……”

叶子笑了。Mélissa Thurian 是法国电视六台的美女主持，声誉响遍欧洲，拥有大量粉丝。来法国在电视上偶遇 Mélissa 后，素素便义无反顾成了她的粉丝。特别是知道 Mélissa 原是法国一个不起眼的小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因貌美如天仙，主持风格轻松自然，备受人们的喜爱，收视率节节高升，很快就被法国著名电视六台慧眼识美人高价挖走后，素素更是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爱得死去活来，干